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二 年

第 七 十 九 號

第一八七次及第一八八次會議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九日

紐約成功湖

目 次

第一百八十七次會議

	頁次
三一三．臨時議程·····	1
三一四．通過議程·····	1
三一五．繼續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	1

第一百八十八次會議

三一六．臨時議程·····	10
三一七．通過議程·····	10
三一八．繼續討論希臘邊境事件調查團致安全理事會報告書·····	10

文 件

與第一百八十七次及第一百八十八次會議有關之文件載於：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

第二年，補編第十六號，附件四十

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日澳大利亞出席安全理事會代理代表致秘書長函（文件 S/449）

第二年，補編第十六號，附件四十一

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日印度常駐聯絡員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文件 S/447）

第二年，補編第十七號，附件四十二

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希臘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致代理秘書長函，附送希臘外交部部長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函（文件 S/451）

第二年，特別補編第二號

希臘邊境事件調查團致安全理事會報告書（文件 S/360）

第一百八十七次會議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九日星期二午前十時三十分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Mr. F. EL-KHOURI(敘利亞)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亞、比利時、巴西、中國、哥倫比亞、法蘭西、波蘭、敘利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

三一三. 臨時議程(文件 S/500)

一. 通過議程。

二. 印度尼西亞問題：

(a) 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日澳大利亞出席安全理事會代理代表致秘書長函(文件 S/449)；¹

(b) 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日印度常駐聯絡員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文件 S/447)。²

三一四.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三一五. 繼續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

印度代表 Mr. Pillai；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巡迴大使 Mr. Sjahrir；荷蘭代表 Mr. van Kleffens 及菲律賓代表 General Romulo 應主席請就安全理事會議席。

Mr. KATZ-SUCHY(波蘭)：我想提出一個程序問題。前在第一百八十五次會議，即當理事會最後一次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的時候，³波蘭代表團曾對澳大利亞決議草案提出若干修正，我現在還沒有看見這些修正案印成文件分發。

Mr. KERNO(主管法律部助理秘書長)：過去理事會也有過這種情形，當理事會接到簡短修正案的時候，有時不把它印成正式文件就處理了。不過，如果波蘭代表團要的話，秘書處在很短時間之內就可以把波蘭修正案以正式文件印出。

¹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補編第十六號附件四十。

² 同上，補編第十六號，附件四十一。

³ 同上，第七十七號。

主席：波蘭的修正案在很短時間之內就可以印出來分發。⁴

Mr. GROMYKO(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今天安全理事會實際上是在討論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所提的兩個提案。印度尼西亞政府在八月五日要求安全理事會設立一個委員會⁵以觀察一九四七年八月七日理事會關於停止印度尼西亞軍事行動的決議的執行情形。⁶八月七日它又要求理事會成立一個仲裁委員會，⁷一方面執行理事會的命令，一方面幫助解決荷蘭與印尼共和國之間的未決問題。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之提出這兩個要求就證明印度尼西亞對於聯合國的信賴。它希望得到安全理事會的協助，理事會不能夠拒不同助，也不能不保護受到荷蘭無端攻擊的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利益。

我們可以看到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的行動與荷蘭政府不同。荷蘭政府非但不把印度尼西亞的情勢提到聯合國來，而且還置聯合國和安全理事會於不顧。這個事實是值得注意的，因為它強調指出，糾紛雙方行為的基本不同之點。一方面看重聯合國，要請聯合國出來協助。而另一方面則藐視聯合國，其行動好像並無聯合國存在似的。

安全理事會應該仔細考慮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所提的兩項要求。如果理事會遲遲不討論接受印度尼西亞的合法要求的問題，或甚至

⁴ 修正案內容如下：

文件 S/488/Add.1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五日

[原件：英文]

在澳大利亞決議草案之第二部份：

一. 刪除第二段；

二. 在第三段，“委員會”之前加“安全理事會”字樣；

三. 在第三段之後另加第四段如下：

“決議設立一安全理事會委員會，由...組成之；該委員會將代表安全理事會為荷蘭政府與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之間之調解者與仲裁者。”

⁵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七十二號，第一七八次會議，文件 S/469。

⁶ 同上第六十八號，第一七三次會議；第七十二號，第一七八次會議，文件 S/459。

⁷ 同上，第七十二號，第一七八次會議，文件 S/477。

拒絕這兩項要求，那麼理事會就是沒有對於這件事情盡其責任。不僅是印度尼西亞人民，甚至全世界各地對於荷蘭在印度尼西亞的行動感到憤慨的善良人民，都不能容忍這種情形。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我認為安全理事會對於印度尼西亞政府的要求並沒有振起精神，認清責任，來加以響應，這是理事會在因為荷蘭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作戰而造成的印度尼西亞情勢中所應有的舉動。

我們都知道根據來自印度尼西亞的報告，理事會關於停止軍事行動的決議並沒有好好地實施。根據這些報告，荷蘭軍隊不顧安全理事會的決議仍在若干地區進行軍事行動。這種活動被稱為在荷蘭佔領地區肅清印度尼西亞軍隊的小規模行動。可是事實上這種行動的真相如何是很容易明白的，尤其在我們想到荷蘭政府把對付印度尼西亞人民的軍事行動稱為警察措施的時候為然。

在印度尼西亞的荷蘭當局與荷蘭的司令官的確說過印度尼西亞人也在破壞安全理事會關於停止軍事行動的決議。我們假定印度尼西亞人也有破壞這個決議的情事；姑且假定印度尼西亞人因為有時無法抑制他們對於占領軍隊應有的憤慨而還在使用武力。可是這件事實，不特使安全理事會沒有理由不答應印度尼西亞的要求，派遣安全理事會的委員會實地監視執行上述決議；相反的，它強調指出有馬上成立這樣一個委員會的需要。

我們收到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對於這個問題的呼籲已經兩個星期了，安全理事會還沒有對它有所決定。設立一個委員會的決定是刻不容緩之事。這個委員會應該馬上成立，馬上派出去執行職務。

同時我們還應該立刻決定一個仲裁委員會的問題，以便它也可以馬上開始工作。我們沒有再拖延下去不解決這個問題的理由，尤其是我們應該想到安全理事會始終還沒有對於要荷蘭軍隊撤離其占領地區的問題採取任何決定，因此遲遲不解決仲裁與調解問題可以被荷蘭政府與荷蘭軍隊司令部用為藉口，使荷蘭軍隊繼續占領他們在發動印度尼西亞軍事行動以後所占的地區。

我們還不能忽略一件事實，就是不但是安全理事會在拖延對於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要求的討論，某數國家的代表也表示想避免安全理事會對於仲裁與調解問題採取決定。

關於這一點，我不得不對美國表示願就荷蘭與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之間的仲裁與調解問題出面斡旋之事，說幾句話。

我們知道美國是在印度與澳大利亞政府要求安全理事會討論印度尼西亞的衝突問題的時候才表示願意出面“斡旋”的。美國政府這種行動至少也可以說是非常奇怪的，因為當一個問題提到安全理事會以後，所有的決定都應該由理事會來作，而且唯有理事會才能够作此決定。

更奇怪的是美國不但是在理事會已經開始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之後，一再表示願意就仲裁與調停一事出面“斡旋”，甚至在八月一日理事會有了要印度尼西亞的軍事行動立刻停止的重要決議以後還是一再提出此議。

尤其當印度尼西亞政府得到美國建議以後，依然要求安全理事會本身出面仲裁調停，而美國還是一再表示願意出面“斡旋”，這更是令人不可思議。儘管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要求安全理事會設立其自己的委員會來進行仲裁調停，可是美國為了某種理由仍然認為它的出面斡旋之議尚未得到答復，雖然我們都知道上稱印度尼西亞對理事會的呼籲就是對於美國提議的一個非常明白而堅決的答復。

實際上這並不是一個大國出面斡旋的問題，而是它強迫印度尼西亞人接受它的“斡旋”。這是對於美國的這種努力的惟一可能解釋。美國不惜一切，竭力要想使印度尼西亞政府放棄請安全理事會組派委員會之意，答應把這個問題交由一個國家仲裁。當然美國這種舉動是沒有合法根據的。

儘管印度尼西亞人希望由安全理事會組織委員會來處理仲裁的問題，而美國對於這件事情還要強迫印度尼西亞的政府與人民接受它的“斡旋”，這證明美國不但對於要求聯合國保護其重要利益的印度尼西亞人不加尊重，而且對於安全理事會也不尊重。

而且，印度尼西亞人與安全理事會都知道美國在印度尼西亞有很大的經濟利益。關於這種利益的詳情可以從美國報紙上看出來，同時我們也可以從美國官方的資料中得到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

這個事實證明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要求由安全理事會的委員會來仲裁而不要美國或其他任何國家來仲裁是有充分理由的。不以這個辦法來解決仲裁與調解的問題，不但是忽略了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利益，而且也是超越了聯合

國的職權。一個國家要強迫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接受斡旋，而且自己要仲裁此事，那只能算是要在這個重要問題上超越聯合國的職權。不用說這樣一個決定不但是不妥，而且危險。

我們絕對不能忽略所謂仲裁與調解的問題只是因荷蘭武裝攻擊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而造成的局勢所引起的一個大問題的一部份。安全理事會要是只以通過一個關於停止軍事行動的決議案為限，那是不對的。這樣一個決定是安全理事會責任的一部份。除此以外理事會還應該使印度尼西亞恢復正常狀態，消除因荷蘭進攻而產生的影響，去掉造成印度尼西亞這種不幸事件的原因。荷蘭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進攻引起了全世界人民應有的憤慨，聯合國人民都希望安全理事會能夠採取切實步驟使印度尼西亞恢復和平安寧，好好地保護遭受軍事侵略的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利益。

安全理事會必須自己來處理仲裁與調解問題。其他的解決辦法都是對印度尼西亞人民與聯合國不利的。理事會可以從理事國中選出一個自己的委員會來作這件事情。不管荷蘭意思如何，安全理事會不能逃避仲裁的責任，事實上荷蘭在這件事情上是有罪的一個當事方面。

荷蘭政府對於安全理事會在這件事情中的地位有一個非常奇怪的想法。荷蘭代表在八月十五日⁸告訴我們，荷蘭政府決不承認安全理事會為仲裁而設立的委員會。我們知道荷蘭政府對於仲裁問題所採取的立場與它對於印度尼西亞問題的總立場是一致的。它堅決的不承認理事會有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及採取必要決議的權利。

荷蘭政府儘管可以堅持它所認為應該堅持的觀點。不過我們應該坦白地告訴荷蘭政府，安全理事會是否有權討論這件事情，要是有的話它應該採取什麼決定，那是應該由安全理事會自己來決定的事，荷蘭對於此事的態度既不能擴大理事會的職權也不能限制理事會的職權，其原因很簡單，因為理事會的權利義務是由憲章規定的。理事會的行動只能根據憲章，依照憲章的規定和原則。

如果理事會在這件事上遷就荷蘭政府的看法，那就是它沒有能夠履行它最基本的責任和義務。理事會可以知道這種做法對於印度尼西亞的人民將會產生什麼印象，而且還不止對於印度尼西亞人民產生這種印象而已。

⁸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七十七號，第一八五次會議。

如果我們在這件事上能夠當機立斷，毫不猶豫，荷蘭政府當然是會遵守安全理事會的決議而且實行它的。只是因為安全理事會在這件事上吞吞吐吐，猶豫不決，所以荷蘭代表才說出我方才所提到的一番話。

在印度尼西亞問題上安全理事會不但沒有超越它的權限和力量，而且還沒有對它的權限和力量作充分的利用。甚至決定設立一個委員會來監督實行關於停止軍事行動的決議和決定設立仲裁委員會，亦不能算是恢復印度尼西亞正常狀態的充分措施。只要荷蘭軍隊一天不退出它在採取軍事行動之始所占領的據點，只要因這種軍事行動而造成的妨礙印度尼西亞人民和平獨立生存與發展的障礙一天不消除，那裏的情勢就不能算是正常情勢。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已經提出了要兩國軍隊撤到軍事行動開始以前的據點的問題。可惜安全理事會沒有通過這個提案，這當然是不對的。安全理事會之對於撤軍問題猶豫不決，使那些反正不承認安全理事會有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權利的人們有理由由自衛進而攻擊。這是荷蘭代表所說荷蘭不承認安全理事會對此問題的管轄權亦不擬實施理事會的決議一節的惟一解釋。如果某數國家不贊成或同情這種觀點，荷蘭政府就不會說這種話。這是值得那些在討論別的問題的時候就長篇大論維持安全理事會的權力而在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的時候就表示不關心安全理事會的這種權力的人們深思的。

從荷蘭代表上面這番話所舉的理由，從他的每一句話中，我們可以看出如果理事會不好好地解決印度尼西亞的情勢是何等的危險。荷蘭政府願意在仲裁問題上接受美國的“斡旋”，是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Mr. Van Kleffens說只有由美國仲裁才能產生良好結果一點是毫無根據的。

荷蘭代表還說如果軍事行動停止以後安全理事會就要負責幾十萬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命運，這句話也是沒有理由的。他想向我們證明，這些人民不是受到印度尼西亞當局的威脅。就是受到印度尼西亞軍隊的威脅。實際上，稍有常識的人就可以知道，要是有人因為目前的情勢而受到威脅的話，其錯處是在荷蘭，因為荷蘭對印度尼西亞人民首先發動戰爭，同時它又是聯合國的會員國，所以它對它的行動負有重大責任。

荷蘭政府却並不以無端地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作了這種野蠻的侵略為滿足，它要印度尼西亞人不干涉荷蘭的軍隊與人民，一任他們打開別人的門窗到別人的家裡去盜竊。顯然，荷蘭當局認為印度尼西亞人對待兇殺與搶劫之道應該根據法國禮節上的規則。這豈不是要求過分了嗎？

荷蘭代表的話實在很有意思，他不但是真正肯不承認安全理事會的權力，而且是等於在要求讓荷蘭完成它已經開始做的工作，佔領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全部領土，在軍事上把它打倒。這就是他所說的安全理事會應該對上面所說的人民的命運負責一節所可以作的解釋，雖然並沒有人說過這些人是誰，以及他們究竟受了什麼威脅。

最後我希望安全理事會能够答應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的要求，成立我上面所說的兩個委員會。

主席：在請下一位代表發言之前，我要跟理事會說一聲，現在請求發言的理事人數增加得非常快。因此，如欲實現蘇聯代表的願望，就是趕快對這個問題採取行動，並達到能够解決現在這個問題的方案，惟一的辦法就是請各位代表在發言的時候力求簡單明瞭，同時還要請非理事會理事的代表發言內容只以與其本身利益有關者為限。

蔣先生（中國）：上星期五中午，我們看到印度的國旗升起來，這的確是對印度、聯合王國以及所有國家都可慶幸的事情。

有人說亞洲已經在覺醒中，也有人說亞洲已經覺醒了。這句話當然是事實，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事實。不過它只代表了一部份的真理。另外一部份是歐美已經在覺醒中，已經醒了。印度在八月十五日成為一個獨立國家的事實毫無疑問地證明東方和西方同時覺醒了。除非雙方同時覺醒，否則我們這個地區的許多問題都不能解決。

我國政府對於所謂亞洲殖民地問題的政策是非常明白堅定的。我國政府的領袖曾經一再的聲明過。現在我手邊有我們的前外長一九四二年六月在耶魯大學所說的一段話。那時宋子文先生說：“我現在希望說一說我國政府相信它要達成的幾個大目標。第一是要求亞洲的政治自由。中國正在為它自己民族獨立而戰；同時它希望所有的亞洲國家都得到自由。”

今天我們要說的還是這幾句話。雖然我到安全理事會的時間非常短，可是我已經聽到有人幾次提到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我們中國已經吃過十九世紀帝國主義不少的虧。我們知道這是一件很壞的東西。可是利用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來作宣傳也是一樣的壞。我們要在清新的空氣中工作就必須要把十九世紀帝國主義的幽靈先趕出理事會的會議廳。

歸根結底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是一件雙方都有責任的錯誤悲劇。如果要分派兩方面的責任，那是需要很多時間的。現在我們中國已經知道帝國主義被驅逐出境以後並不是我們過去所受到的種種禍殃自動就會停止的。當我們希望所有亞洲國家都得到自由的時候，我們還希望有和諧的進步能够與自由俱來，或者在得到自由以後馬上就有和諧的進步。我們相信只有與歐美國家合作才能够得到這種有和諧的進步。

對於印度尼西亞問題我所得到的我國政府的命令是根據我方才所說的總立場而來的。

荷蘭代表在八月十五日說理事會在處理印度尼西亞問題的時候對他欠公平。因為我曾幫助理事會作成它的決定，所以我希望把我在每一件事情上所採的行動解釋一下。

荷蘭代表埋怨我們讓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代表到安全理事會來，可是沒有讓東印度及婆羅洲的代表一齊來。我是投票贊成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代表列席而對其他代表列席的問題棄權的。我的理由並不是以什麼法律條文為根據。我認為如果讓印度尼西亞各區的代表在理事會的會議席上彼此譴責，辯駁謾罵，那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這會引起同胞之間的仇恨。荷蘭政府最後所要在印度尼西亞達到的既然是要他們成為各有獨立主權的聯邦，當然它希望印度尼西亞各區之間能以同胞相待。而且，東印度尼西亞與婆羅洲儘管也應該有發言的權利，可是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畢竟代表着全部人口百分之八十。當我投票的時候，我所最注意是今後荷蘭與印度尼西亞人民之間的關係以及印度尼西亞各部份人民之間的關係，毫無一點偏見在內。

荷蘭代表還抱怨不該把他的發言時間延到下次會議，因為他認為這是對荷蘭先存偏見。我是提出這個動議的人，所以特別覺得有責任要解釋一下。

雖然我到這裏只有三個星期，我覺得現在正是應該由幾位慈悲為懷的人出來組織一個防

止虐待安全理事會理事的社團的時候了。我所說的虐待是說，在六時三十分以後還要發言或發言的時間超過二十分鐘。我並不是對於荷蘭存有偏見。

我們在討論的時候，關於理事會的權限問題說了不少話。同時我們又聽到荷蘭代表說到許多關於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中沒有法紀秩序的情形。我覺得我們已經忽略了問題的中心。我相信我們如果要對這個問題作建設性的處理就必須認清癥結所在。幾天以前，荷蘭代表所提出的荷蘭政府在八月十一日發表的重要聲明中，⁹把荷蘭政府在印度尼西亞的未來目的說得非常明白。其中有一段說：

“荷蘭政府目前又遇到如何以和平方法達成其在印度尼西亞的目的的問題。這個目的是大家所知道的，並不是要恢復任何方式的殖民地關係，而祇是如何可以使荷蘭政府給印度尼西亞以自決的權利。荷蘭政府認為這種權利是荷蘭政策的基礎。那就是把老的荷屬東印度變成新的自有主權的印度尼西亞民主聯邦，與荷蘭，蘇利南，古拉索結成一個聯盟並獨立成為聯合國的一個會員。因之它還是與林加嘉提協定中所說的目的完全一樣。”¹⁰

如果我方才所引的一段聲明，不盡正確或是非官方的，我希望荷蘭代表能夠出來加以糾正，因為我們對於荷蘭政府的未來目的必須完全認清。目下關於此事流言很多，我們一定要儘量搞個清楚。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前任首相向理事會發言¹¹時，也聲稱印度尼西亞政府非常信守林加嘉提協定，所以印度尼西亞目前所遭遇的困難都是因為荷蘭沒有遵守這個協定而來的。我現在並不是在贊同或否認 Mr. Sjahrir 的發言中所暗含的指責，而只是想指出 Mr. Sjahrir 對於林加嘉提協定的重視。我們聽了 Mr. Sjahrir 的發言以及讀了荷蘭政府的聲明以後，深深地相信雙方對於將來的看法距離並不很遠。

Mr. van Kleffens 在第一百八十五次會議中答覆 Mr. Sjahrir 的發言時說，荷蘭政府

⁹ 該項聲明經發表於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三日紐約時報。

¹⁰ 參閱紐約荷蘭新聞局所發表的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之政治動態。

¹¹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七十六號，第一八四次會議。

預備採取兩個步驟。第一荷蘭政府預備請各國駐巴達維亞的領事官觀察停止衝突情形和在印度尼西亞維持和平秩序的一般情形並提出報告。

對於這個步驟，我只有一點批評。我覺得理事會應該有權利得到一個領事團的報告書。我們必須隨時知道印度尼西亞情勢的發展。除了這一點保留之外，我覺得荷蘭政府所建議的步驟與澳大利亞提案的目的是相似的。

第二，Mr. van Kleffens 說荷蘭政府願意舉行公平的調查。由當事雙方，也就是荷蘭政府與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各選一個國家，然後再由這兩個國家同意選擇第三個國家。據我的瞭解就是由這個第三國到印度尼西亞去調查情形，作成可以達成解決方案的建議，不過這個建議不論其性質如何，都不能認為有約束力。這個建議的重要的地方就是雙方的地位平等。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與荷蘭政府將處於同等的地位。我覺得這是一個合理的建議，很願意讓牠有一個試驗的機會。

但是這個公平的調查也像領事團一樣，它應該讓理事會知道進展的情形。

也許有人認為荷蘭政府所預備採取的這兩個步驟等於是使印度尼西亞問題完全脫離理事會的掌握。為防止這種可能起見，我堅持將來我們理事會應該得到這些機構的報告書，而且如果很久還不能得到解決辦法，理事會有權再想別的解決辦法。有了這兩點重要的保留以後，我認為我們就可以接受這兩個步驟，因為他們的方向是正確的。

不論安全理事會的權力如何，它總不能有解決世界糾紛的獨占權力，也不能聲稱有這種權力。如果糾紛的任何一方提出一個我們覺得還合理的解決方法，我們就應該希望它成功。這並不是說我們洗手不管，而只是說所有和平解決的方式都應該充分地加以利用。

我希望不必再辯論理事會的權力問題。對於這樣一個技術性的問題要有什麼決定的話，我主張還是請國際法院發表諮詢意見。Mr. van Kleffens 前兩天說荷蘭政府命令停火並不是因為它承認了理事會的權力。在我而論，我只要衝突能夠停止，我並不在乎當事雙方這種行動是根據什麼動機，什麼理由。現在我向理事會

提出的這個修正案也就是根據這種只求趕快解決而不管法律上的麻煩問題的精神。¹²

當事一方也許會說我太過分了，另一方也許認為我做得還不够徹底。當事一方面也許會說我太幫荷蘭人，另一方也許會說我太幫印度尼西亞人。事實上我都不是。我是在幫助理事會，幫助有和諧的進展，幫助和平。我希望不久就有一天要我們去參加在聯合國會所場地上舉行的印度尼西亞聯邦共和國的升旗典禮。我認為我的修正案最符合積極努力的精神。我預備對爭端的兩方面說：“你們既然在政策的大目標上同意，那麼大家就携起手來不要再吵了。建立一個主權民主的印度尼西亞聯邦的任務需要你們的一切力量，不要再為如何達到這個崇高目的而鬧意見，因而浪費你們的精力。”

我現在正式向理事會提出中國代表團的修正案。

主席：中國代表在發言中引了幾段話，他希望知道荷蘭代表是不是認為中國代表所引的話都是準確的。

Mr. VAN KLEFFENS(荷蘭)：中國代表所引的話除了一處不關重要的打字錯誤以外，全部正確。

中國代表曾問他所引的話是否算正式的：他所引的話是正式的。

Mr. JOHNSON(美利堅合眾國)：我對於中國代表方才所發表的一篇非常溫和週到並且有政治家風度的演說印象很深。我可以代表美國代表團說，我們願意支持他方才對澳大利亞決議草案所提的修正案，希望同時也相信它可以得到結果。

¹² 該修正案案文如下：
文件 S/488/Add.2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九日
[原件：英文]

刪除澳大利亞決議草案第二部份第三段；增加下列各段：

三。欣悉荷蘭政府於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一日所發表之聲明中重申其將依照林加嘉提協定之目的組成一個主權民主之印度尼西亞合眾國之意；

四。並悉荷蘭政府擬立即請駐巴達維亞之職業領事官聯合對目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之情勢提出報告，並向該共和國建議由該共和國及荷蘭政府各指定一個國家，再由此二國家推定一個公正國家來調查當地情勢並監督停火事宜；

五。茲決議：

(a) 請領事團提出報告及公正調查與監督等措施應經理事會接受認為係向正確方向前進之步驟；

(b) 應請巴達維亞領事團及公正國家將其報告書之副本送交理事會；

(c) 遇必要時理事會將對此問題再加討論。

對於美國提出的願意斡旋之議似乎有人有若干誤解。不幸蘇聯代表竟說美國此舉有着各種動機，美國政府從來沒有想到過這許多動機。

美國向荷蘭政府與印度尼西亞政府提出的斡旋之議，只是想根據憲章第三十三條的精神實施理事會要雙方停火的決議。荷蘭政府已經表示接受這個要求，印度尼西亞政府也說過非常願意接受此議。

從來沒有過美國壓迫印度尼西亞政府要它接受斡旋的問題。目前與印度尼西亞政府通訊聯絡不大容易，我們駐巴達維亞的代表頗難得到印度尼西亞政府表示接受斡旋的肯定答復。

美國在提出其斡旋之議時，並沒有意思要與別人來共同做這件事。我們並沒有這個意思。如果我們的斡旋之議能為雙方所接受，我們的目的就是要儘量使他們在友好的空氣中和解以便他們可以自己選擇解決爭端的方法；我們只是在這種條件之下想法子把他們拉攏在一起而已。

這裏並沒有所謂公斷的問題。我一定要再說一遍，我們的斡旋能否成功，完全要看雙方能否接受而定。有人說我們在壓迫它們，實際上這種壓力是不存在的。我們只是想得到一個清楚了當的答覆，而至今印度尼西亞政府還沒有給我們這樣的答覆。只要印度尼西亞政府的代表說我們的斡旋不能接受，我們立刻就會撤回。我們的壓力就是如此而已，這是我要向理事會說清楚的。

美國和聯合國所有的會員國一樣，都希望看到這種不幸的情勢能夠有個和平解決。

我希望澳大利亞代表和理事會的理事都能夠接受對澳大利亞決議草案的修正。我所說的修正，就是中國代表方才提出來的修正。我還希望如果大家能夠接受這個修正案的話，其中建議的措施能夠得到順利的實施，將來理事會所收到的報告書能夠使它可以在紀錄上說和平的威脅已經沒有了。

在原則上我國代表團認為必須對於公斷的若干方面表示意見。我不擬討論理事會的權限問題。

公斷如果要有成功的可能的話，就必須要雙方都完全接受，否則就沒有用處。衝突停止以後，如果雙方不完全而無保留的接受對這件事情的公斷，而理事強迫它們接受的話，我就非常懷疑它這個做法是否得當。

我還認為我們一定要明白已經有一個決議案講到的停止衝突所牽涉到的問題以及最後的、和平的解決辦法的問題。我這句話決沒有獨斷之意，而只是表示美國代表團的觀點而已。這兩個問題從歷史的觀點上來看可能是有關連的，可是本質上確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我認為就是依法律的觀點來看，也可以說它們的基礎完全不同，所以理事會在考慮這件事情的時候應該把這些問題完全分開。

顯然地，如果衝突再起，而且擴大起來，就要引起一個完全新的問題。不過，這與這個問題的公斷並沒有關係。

我認為中國代表的演說抓到了問題的中心。就是每一個人都希望這個事件得到解決，而且並不是一個要強迫一方面接受的解決，而是一個使大家在情感上及理智上都願意接受的解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這個剛開始脫離外國勢力保護的區域創建未來的和平與繁榮。

我很高興能夠聽到中國代表說他認為現在亞洲還需要我們。當我想到像這樣一個偉大國家的代表說他相信西方國家過去雖然犯了許多錯誤，現在還是可以用友誼的方法對於我們亞洲弟兄未來的幸福，進步有所貢獻，我實在覺得很高興。

我希望我方才對於美國的斡旋之議所說的一番話可以消除理事會所可能有的誤解。

我可以說我很願意投票贊成中國對於澳大利亞決議草案的修正案。

Colonel HODGSON (澳大利亞)：當我國政府把這件事情提到理事會的時候，我們最重要的考慮是希望衝突能夠停止。我國政府關於長期解決辦法所提出來的另外一點是此項糾紛的解決應該用公斷及其他和平的方法。像方才美國代表所說的，這兩個問題是應該分清的。

我國代表團所提的決議草案在關於這些目標的達到似乎說得非常簡明扼要。它並沒有要求調查；也沒有要求安全理事會研究這件事情的是非，照荷蘭代表所說的，理事會所願意作的至多也不過如此。這個決議案完全沒有這些意思。

我們強調我們並不判斷這件事情和它的是非。不過這個衝突現正有着非常深遠的影響，不但在我國如此，在其他國家也是如此。我國政府之所以擔心，是因為雙方所發出的互相矛盾的報告書都提到違背停火命令情事。在這個第二階段，理事會首先應該做的是派一個委員

會出去，不是由幾個獨立人士所組成一個委員會，這個問題我預備等等再說。我們決不能再拖延一天時間了。

有人問這個委員會的職務為何。第一這個委員會應該是理事會的委員會，它可以由五位委員組成，它將到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去報告目前的情形以及過去和現在遵守停戰命令的情形，同時亦將報告現在可以撤退占領軍隊的地區的情形。

大致說起來，這些是我們心裏面所能够想到的這個委員會的職務。根據這個看法，爲了節省時間我們很願意把荷蘭代表自己所提出來的意見也擺在我們的決議草案裏面。這就是利用駐巴達維亞的領事人員。據我們所知，現在在巴達維亞有澳大利亞、比利時、中國、捷克斯拉夫、法蘭西、聯合王國與美國的領事。因此已經能够立刻組織一個五人委員會來代表理事會行事。

監督實施停火命令的情形是一個迫切的問題，我預備等一會再討論這一點。但中國代表團所提出的修正案把這點作爲最後的目標，就是在成立領事團以後再做。中國修正案第四段所說的兩個委員會的第二個委員會，其唯一任務就是監督停火命令的執行情形；它只從事調查，並不向任何人報告。只有第一個委員會要提出報告，不過在報告之前他總要調查，而且報告書也總要向什麼人提出才是。現在我要把這件事情作進一步的分析，以便向大家證明美國代表雖然說這個事情的長期問題與短期問題完全是兩件不同的事情，可是他還是贊成一個顛倒這兩個問題的！要性的決議案。

在我看來，關於斡旋的問題有很多使人糊塗的地方。許多人都說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已經拒絕了美國的調解之議。我們非常重視美國，我們曾在華盛頓、坎柏拉及巴達維亞從事調查，要查明究竟這所謂斡旋是什麼意思，至今我們還不能夠得到一個明白的答覆。有人告訴我們，這個斡旋並不是什麼從中調解，也不是什麼談判，也不是採取步驟促進一個持久的解決。據我們知道，他只是要把兩方面拉攏在一起。不過直至三星期以前它們一向都在一起談判，不但有人在斡旋，而且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中，我們還有一個非常能幹而有經驗的調解人，Lord Killearn。

顯然要實現八月一日理事會決議的(b)項，就是促進以公斷或其他和平方法的解決，單是斡旋是不够的。

我們通過了那個決議案，可是有些理事顯然很後悔。他們甚至於對於他們所作的事情有些害怕起來了。因此，我們才無休止地拖延下去，不是討論程序問題，便是討論理事會的權限，討論理事會的行動究竟是憲章規定之內，還是在憲章的範圍之外。

我們還有波蘭代表團所提的修正案。我想說若是這個修正案沒有提出的話，我國代表團預備對我們自己的決議草案提出一個修正案。

有人建議兩方各指定一個公斷員，另外安全理事會也指定一個公斷員，我們接受這個建議，並請波蘭代表加以考慮，因為我們完全同意安全理事會不應該強迫任何一方面接受公斷員。同時我們相信這件事應與安全理事會有些聯繫，而且既然第三位公斷人將由安全理事會指定，因此這個或其他類似的提案是會為當事者所自動接受的。我實在不大了解為什麼對強迫公斷顧慮這樣多，這和安全理事會的權限問題不同。我認為我們多多少少都同意暫時不談這個問題，以便可以處理這件事情，尤其是因為林加嘉提協定第十七條本身就有關於公斷的規定。

我們聽到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代表宣稱印度尼西亞政府已以書面提議要求根據這個協定進行公斷，同時我們並沒有聽到有人否認此事。

我們沒有聽到過與此相反的聲明，同時我們還聽到荷蘭的代表說荷蘭政府仍然接受林加嘉提協定中的原則。因此每一個人都應該願意接受這個由雙方自由締訂的並規定以公斷解決此項爭端的協定，不管理事會是否有權強迫他們接受這樣一個決定。

所以最重要的是要派定一個由觀察員與報告員組成的委員會，來調查停止衝突的情形；我們希望理事會今天就作這件事情。關於這點，我們可以利用現在已經在巴達維亞的幾位領事官。

至於長期解決辦法，則有三人公斷委員會的問題。關於這一點波蘭代表所提的修正和我們的意見差不多，大致說來我們是會加以支持的。

我們認為中國的修正案從許多方面來看——除了它模糊地提到關於報告的問題以外——差不多是把這個問題推到安全理事會以外去了。它沒有說到安全理事會指派的委員會，而只說各領事官應提出報告，甚至於也沒有說究

竟應該報告給誰；它沒有說這個機構是應該由安全理事會派定，或應該在安全理事會的管轄之下。

第二點它說應該指定一個中正國家來作我們所認為應該第一步就做的事情，那就是調查實際情況和監督實現停火令的情形。

爲了這些理由我們認為儘管中國代表說澳大利亞決議草案正是它心裏所想的一個模型，他願意毫無保留地予以接受，可是中國修正案在許多地方完全違背我們過去所接受的原則，目前我們是難以接受的。現在我要求把澳大利亞的決議草案提付表決。

主席：會議開始的時候我們發言人名單上有六位代表要發言，現在我們有七位。現在必須請若干代表等到下一次會議發言。爲了平均分配這次會議和下次會議發言人數，我希望現在只讓一位代表發言，請其他代表在下次會議中發言。

發言人名單上下一位發言代表是印度尼西亞代表。他願意現在發言呢？還是願意等到下一次？

Mr. SJAHRIR(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我願意現在發言。

爲了希望安全理事會早日對於印度尼西亞問題有所決定，我不想說得太長。因此我不預備對荷蘭代表的許多指責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話逐一答覆。我相信安全理事會一定能夠判斷這些指責是否值得注意，是否有事實根據。

不過有一點是我要強調的。各位理事一定已經明白荷蘭代表並沒有——我說並沒有——否認我在上次發言時提請理事會注意的許多事實中的任何一件，那些事實都有證據，證明某月某日荷蘭在何處違反了和我們所訂的協定。荷蘭不反駁我所提出的證據，而進一步的譴責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同時他也沒有提供證據，以證明他所描寫的在荷蘭進攻以前印度尼西亞的情形。由於荷蘭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進行侵略戰爭的結果，在荷蘭所占領的印度尼西亞地方事實上情形是非常之壞。可是荷蘭代表向理事會所說的是把荷蘭侵略所造成的結果當作造成荷蘭占領地區目前情形的原因。

這種情形是戰爭的必然而且不可避免的結果，凡是有戰爭的地方都是如此。何況我們還能夠向理事會提出證據，證明荷蘭的士兵在印度尼西亞各戰場種種暴行、殘酷與無法無天的行

爲。這些行動，以荷蘭代表的話說就是“破壞、搞亂、殺人放火”。

荷蘭代表對於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侮辱的話並不能夠抹煞我在上次向理事會發言中所舉的種種事實。不過他所說的話中有一點是需要我來加以說明的，就是他從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初出版的我所寫的一本小冊子“我們的奮鬥”上引了一段很長的話。要我再說一遍，那本小冊子的出版時間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

那時我是我國議會的議長。我寫這本書的目的是要給我的同事一個指針，希望他們在民族奮鬥中能夠由我在這本小冊子中所列舉的原則而有所啓發。任何人如把這本小冊子讀完，都馬上就會知道這是一本非常嚴格的自我批評的作品，其目的是在促進我們的政治奮鬥。

在我寫成這本小冊子以後一個月，我就被選爲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總理，我一直當總理差不多有兩年的時間，直到上月才辭職。荷蘭代表向理事會理事所念的那一段話就是我的奮鬥路程中的指路牌。自從我的小冊子出版以後，我就被選爲總理，在這差不多兩年的時間中我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領導也是根據這本書裏的原則，這些事實都足以證明印度尼西亞的民族運動確是一種民主運動。

我現在要報告理事會，繼我而爲總理的是Mr. Amir Sjahriffoedin。他是我所領導的一個政黨的副主席。再者，由於他的反日活動，在日本占領期間大部分時間他都被關在監獄中。還有一點也應該說一說，就是他跟我一樣，在某個時期中也給荷蘭人關起來過。

從荷蘭代表的各次發言中，可以看出荷蘭政府怨恨安全理事會的停止印度尼西亞衝突的命令。同時也可以看出荷蘭的軍事行動，其目的在破壞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因爲如此，後來荷蘭所稱希望與我們談判的話，既不能令人瞭解，也不能令人相信。許多事情都能歸納到一個結論，而且只能歸納到一個結論，就是荷蘭完全決心要把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消滅。在這種情形之下，假如荷蘭軍隊不撤出印度尼西亞，假如沒有一種可以制止荷蘭再從事侵略的力量，我們是不會感覺到安全的。

凡此種種都說明爲什麼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一切希望都寄在安全理事會的行動上，而不相信與荷蘭的直接談判。不用說，在安全理事

會停戰令以後的時間的拖延已經加強了荷蘭的軍事地位，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造成一種非常嚴重的威脅。

現在我們得到消息，荷蘭軍人正預備向印度尼西亞的首都日惹進攻，要想最後占領這個城市。這個消息不管他是否準確，證明印度尼西亞情勢之非常嚴重，在雙方都已經明白表示接受安全理事會的停戰命令之後尚且如此。在這種情形下，有人建議我們再與荷蘭直接談判，我們一點都不能放心。即使由於像美國這樣的國家的斡旋而開始談判，也還是不能夠使我們放心的。

理事會如果想到荷蘭軍隊已經占據了爪哇的一大半，而且進攻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首都之勢，它自己一定也能够明白恢復直接談判是如何無益的了。如果一方面拿着手槍對準了對方的頭，那麼如何再能有自由的談判呢？

我現在代表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懇切地要求理事會採取適當措施，使我們不要再因荷蘭的軍事行動而受到不斷的威脅。只要荷蘭軍隊一天留在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土地上，這種威脅也就一天不能去掉。這個事實非常明白。美國與澳大利亞的斡旋之議一定要作爲安全理事會已經採取行動的繼續，才可以幫助得到一個穩定而持久的解決辦法。

如果要我們與荷蘭直接談判來得到一個解決，我們是不會感覺到安全的。我們要求安全理事會採取行動，並不是因爲我們不相信美國的誠實和善意。我們要求安全理事會直接採取行動，是因爲我們不相信荷蘭政府的誠實和善意。因爲如此，我們堅決維持我在上次發言時向理事會所提的要求，反對荷蘭所提出的一切建議。

主席：下一次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的會議定於八月二十二日星期五午前十時三十分舉行。屆時理事會當討論澳大利亞的決議草案及對該草案的兩個修正案。也許在這段時間中澳大利亞、中國與波蘭代表可以彼此商量一下，以期達成一個折衷方案，然後再把那個折衷方案拿出來討論。這並不是一個正式建議，只是一個提供考慮的意見而已。

下次會議有六位發言代表：法蘭西、荷蘭、印度、哥倫比亞、波蘭及蘇聯代表。

午後一時三十五分散會